

六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五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國子授梓

聲淵

姪孫

振

論次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佺孫前庚

外曾孫魯 楨

較閱

曾孫晉蔡之琪

曾孫 應菊藏板

贈文類

達尊說壽宮保龍翁沈相國七表

嘉靖辛卯春龍江先生生於宋至今年庚子壽登七
袞矣郡邑諸生鄧君杖策等欲以言壽先生也徵言
於坤往有以壽文見役者坤不應曰壽非齒年之謂
也有以超遷特拜文見役者坤不應曰爵非公卿大
夫之謂也蓋孟子適齊有三達尊之說焉攷其時孟
子視宣王爲長然年未六十齒不尊初至齊猶未貴
卽貴不踰列國中卿爵不尊而徒以輔世長民德與
王侯絜短較長則達尊所重可知矣先生自少好修

畫狀渠鑊中不踰尺寸立朝清夷皇路翊植天常居
鄉孝友傳家道義範俗持身石介與物春溫慶曆以
來大臣風節屹狀第一茲非所謂輔世長民者耶宮
保崇秩禮書清鄉翰翰仙曹天下貴貴矣七十杖於
國古所稱稀論齒齒不後人是先生者有孟子之一
而兼以所無之二也吾不徧寰宇中人舉所識備有
達尊者則惟見先生云今天下齊民屏息於閭閻闕
闕間稍出其上者皆得魚肉今天下鮐背龍鍾人饑
凍不能自存活滿目而是坤甚憐之嗟茲國步隱憂
孔棘緩急猝乘孰肩是任乃有德者未必能秉軸有

德位者未必長年齒爵尊矣未必以身任天下國家之重故世道無賴以至斯也先生以三達尊係天下重輕吾何憂於世道闕官之頌魯侯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頌君也而壽三鄉者何老成人國祚靈長之精也願先生無疆壽以壽社稷南山之頌公卿曰壽考萬年公卿何與民也而祈之年賢士大夫元元依以爲命者也願先生無疆壽以壽斯民鳴鳩之頌君子曰正是四國胡不萬年先生總司風化時萬邦取正焉世教汗隆於是焉在願先生無疆壽以壽斯道坤謏猥不嫻於文而以毛詩受先生知因誦所習聞

者壽先生乃若益永其年而典台司操政本以治平天下則在天與人益邵其德以副天人望則在先生是坤所禱而求者也

壽原壽瑤石年伯初祭老先生

長生家之說載籍幾百種然要其指歸率矯拂性靈而裁其心之所欲遂豈不獲壽較所失得與無意短長者各十五也南海瑤石公益全得云公恬愉澹雅情漠漠無所寄惟是墳典而下百家語若數一二也四體翰墨直與作者頡頏然了不帶意官爲翰林孔目歷尚書郎以藩叅從事內閣凡伍仕在在有聲稱

而宦況若江湖無競逐心衣食惟所有則衣食之伏
臘不以問曰此門內事無令累吾懷與人由由爾也
不忤物有忤之者不報頃已忘之視寰寓中無一碍
心事陶然曠然所至皆適年幾稀而健便若成童昔
者在泊問於天醫曰子欲壽乎曰不欲何壽之多也
曰吾不欲壽以是能壽逍遙子曰養生之道任之而
已夫天一壽之元也而燔於七志火木二藏實君相
之夫能淡於世好而忘情於物我之交則七志不燃
而真陰常定卽人代王翁何計久近吾觀公之雅抱
而知其能壽狀公所得視長生家又倍之矣夫所貴

乎壽豈直久視云哉所志適也阮籍有言吾不以百
年易一日故達人可彭可殤不可強以不欲乃玄真
者流蠶百慮殲羣情稿狀不知有生人之樂下焉者
又鍊食辟穀以苦自骸藉令後天而老吾無樂乎久
此寂寞之鄉矧有逐逐以求之而反自促者也公壽
而能樂當必薄長生家而不爲矣余年友君華公之
子也與余同舉南宮同天官署者凡五人焉笑語日
相洽也一日君華有愀容問之曰是日也家大人生
生且六七年矣客子不能稱一觴爲壽難乎予心余
五人者相謂曰我適家子也當走一言言屬余君華

去後齋文集
抵掌喜曰我得百觴矣當持以醉吾翁時萬曆九年
九月二十三日也

王母圖說壽郭村孫翁九十

壽圖一幅凡五人當瑤池而立者西王母從姬一董
雙成許飛瓊半倚戶而持桃者一以安香執注算籙
雲際騎鶴而欲下者呂純陽子蓋名筆云萬曆己卯
秋年友張君鳴春與予曰天官署持以示予曰茲壺
天樂事也吾外王父郭村年九十矣將以爲壽予少
讀稗官說見所謂青鳥些不鸞瑤臺海屋皆茫昧不經
見卽有之則鳳羹麟脯不脫烟火食而凌空躡虛離

倫去情無復骨肉天性之顧較所得與吾人世樂未
易濃淡也昔者榮啓期衣鹿皮帶索鼓琴自適孔子
傷其貧伏生濟上老明經而以女傳業不世其後張
蒼服乳婢侍滿百髮垂白輕健如孺子而清德者惜
之尹熊閉處深谷謝情交知辟穀長年頭生角半寸
狀同室忻厭視若行道人不問也是四翁者年皆九
十而生人之懽無兼遂若郭村翁余固悉其人矣家
故富不以自贏衣食之外皆贍里族兄弟子姓滿目
前濟濟率冠裳士食衆人食無他服餌而輕舉若二
四十歲人是壽與四翁同而兼所未遂也茲奚讓圖

中人又一陽子之壽盡六庚申人謂之大期翁令郭村兼有四翁壽如一陽子是地行而天樂也將王母至且悔不生人代間而何圖之足云

壽原壽曹母老夫人

邑之北郊有散人曰曹笑亭者余孟氏姑之長女婿也好奇喜花卉尤喜菊吾邑尚菊飲每九日菊家召客傳飲既則折花盈把以歸皆不大稱賞惟見笑亭菊則稱賞不置故笑亭之家客盈庭操錘而乞菊者盈戶折菊而歸者入邑門邑人皆知其爲曹氏菊也且移而置諸庭將改歲顏色迄不變其莖葉蒼翠如

九日時他菊家皆枯瘁無枝幹矣乙亥秋復賞菊于曹氏客有殷東咽者問種術笑亭曰予奚術夫菊畏螻蟻惡日而喜濕冬予厚益以雪則蟲不處根穀雨而栽其其弱植覆以萑薄滋以膏壤初日一溉焉根識土則三日一溉焉日視其螻蟻而織之又披其附枝蓋日日營營搔蹠而治之也故予之菊獨茂且久東淵子曰夫菊也豈冬草哉而曹氏之菊以冬存則知物之壽善培者之力也故善培者奪天數旣徹席揖笑亭母杖而出瞻狀若素鶴也且健問壽幾何曰老婦生八十年矣客曰嗟夫古稀七十乃八十猶若

去仙齋文集
是健耶母何修哉母何修哉東園氏曰我知之矣人
子之於親薄其滋味而拂逆焉以憂怒其心鮮有壽
者笑亭孝子也我孟氏姊又善事姑衣適時食必甘
旨每事不敢忤其所欲夫母也志愉體克氣血平寧
百病不生惡得而不壽笑亭之養菊術乃其養親術
也彼得以專志於菊者固其事親之餘功哉而又藉
此芳華以娛老親耳豈徒濁菊云客祈狀乃傳觴爲
母壽時叔簡氏仕晉聞之喜曰茲樂事也吾獨不與
觴焉乃作壽原

賀蕭岳老晉官保大司馬序

今九陲事勢則無如宣大重矣遼陽以山海爲天塹
虜不能飛騎五郡延寧雖稱多事狀一隅告急去
宸居遠在三千外非邦域憂惟是宣大逼近 京陵
而上谷枕居庸 國初以來 幾犯順矣亦惟是鎮
爲兢兢更車二首自款我後我不分於蔡吾衣食寢
處視吾人有加一朝輒叛去且渠連姻諸酋力能撼
順義與同心而我方以洮河之擾罷辛未貢市絕順
義弗與適當是時欲仗義以討二酋開無窮邊釁旣
失之激而主和議者欲釋洮河怨仍許乞盟且補三
年往市又示之弱我公深惟至計乃讓順義曰國家

素養而曹俾之恭順而助火真虔劉我西土耗我物力
隕越我將士而實不共自絕於天倘憾前惡捕二
酋目贖卽萬金吾何愛且不奪而舊恩貢市有常順
義奉命惟謹尋械二酋來獻公疏其狀以聞 天子
謂公謀國忠勤特進今秩人皆以公之擒史車爲奇
功而不知公之能用捨酋爲大智也夫捨酋負酋犯
之誅而乞三年之賞至無名也重兵以臨之豈曰無
辭而力未能抑心以許之豈能終免而名未可公予
之可赦之名責以可賞之功奴隸名王旣以尊吾體
束縛雄逆又以伸吾威卽捐萬金於一朝輕二年於

一諾吾不爲損重且携彼同仇之誼絕我叛逆之奸
二心之寇孰不自危九邊諸戍誰復反側籌邊偉績
厥惟懋哉 天子曰都維茲奇勲光我旂常用錫以
章服寔專九伐保我子孫則公之膺茲天寵也蓋
簡在特恩云某新舊在公制節特有柔懷得免封疆
之罪是役也不直爲公喜而又以慶吾私敢颺言一
布之

送大司空對泉沈公之任南都序

國家自都北平後至宣德間選任六卿猶稱行在其
南省卿貳必大臣有兼望者始得行行日特賜面諭

重始業固腹心也於是對泉沈公以少宰爲南京工部尚書蓋簡任云世謂金陵散地司空素臣而負經世之略者又以無所事事爲窟曠吁何弗察也虞廷建官自岳牧外特咨命者六人而平水上作虞若上下艸木鳥獸非今水衡者事乎乃使禹與益垂分任之則工部者其責重今冬官在遠地者無細大事皆仰成趨赴卽有節儉心不得請罷留都在三千里外事不及以聞輒許便宜則商工部者其任專第欲事事則自歲歲供外誠無藉手者而天下國家則大受幸昔者成周蓋分六卿焉而司空者居四民時地利

利凡以阜財養民非直五材九範程品百工爾也補周禮者以考工記足之非其任矣漢以來冬官率事考工事而虞周命官初意逸不可追是司空者司農之耗也夫天地以三時育萬物大侈繁費至冬而扃楨之兩間闌寂空無事則司空之意也有國家者不得已而動衆則三日一人猶慼慼有隱心若之何司空欲事事哉往歲督木蜀粵間縣崖絕巘累千人更歲始得一章官直十金而民力百之民費千之其不忍言者弗計夫歲晚休力以寧民也土木無勤以節事也藏不告誥以養財也審是卽司空閉闔臥一無

去偽齊文集
所問天下利奚翅于千百顧麻曠云乎公筮令長子
歷節鎮總備皆拓綽有大建封不即於逸則量功計
錄之心固所認認者語曰長道節負公宏蓄厚藉未
竟所施 聖天子優之留省以節前勤行遺公鉅劇
不欲久相逸也

賀陝西軍門葉龍潭平 錫恩序

上御極之二十年春朔方難起首難者呼拜父子也
出自降虜累功至副帥統點夷二千人兵強財富勢
足以有朔方欲如元昊故事藉激變各賊撫鎮監軍
破城保主幾盡又賂 借其兵以持我又推劉許爲

叢以愚我又乞招安以緩我又據堅城劫吾民以拒
我蓋狡而悍亡論成功蚤莫且安危未知所決云是
時督府大司馬魏公提諸路兵觀變靈州時未可動
不敢頓兵堅城下以爲憂公巡撫甘肅患火真之與
朔方合也患朔方失而火真愈熾也患拜有朔方據
要害以圖三鎮而失全秦也乃抗疏請討賊上壯而
許之已代魏公節制四鎮聲威愈益張益三踰月拜
窮關門自火其子承恩併首黨士文德等皆執擒械
繫獻闕下延議爵公通侯公累表不居功天子成公
讓德擢右都御史世一子錦衣衛正千戶賜金百大

紅紵衣四四鎮藩臬大夫以不佞受知於公也屬之
賀言某不敏狀追思往事有餘懼焉方賊之據朔方
引松套也千里重鎮百萬生靈棄置無論已設以一
守朔方噶氏引精兵入長安表裏受敵又提一師
自蒲解入犯河東又提一師自潼關北弘農入嵩洛
又其甚者提一師徐淮臨濟間因糧於我而扼其喉
承平郡邑所至如履康莊天下事不可知已公以忠
義激官軍以間謀離寇發火石以碎雉堞決唐渠
以灌重城諸賊所欲嚮往者皆預計以伐其謀賊大
窘故眷戀窮城而投首焉人知公功在朔方乃天下

社稷陰受其福或未盡知云昔者元吳叛宋韓范以
一代名公卒無損於猖獗而夏於宋幾相終始公值
方張之寇挾北之衆用雲集之士御爭功避難之
將當之食之際攻金湯之固不旋踵而功成以方韓
范當過之矣尤所難者上怒方殷魏公被逮公矢百
口爲魏公列冤狀稱爲首功魏公竟得釋且復其官
海內頌公義公精忠大節駿德鴻功不度越古昔哉
顧不佞猶有獻焉人之言曰圖始易善後難大艱甫
定羣念更新圖始正善後之策善後在圖始之日也
公知所以有今日乎則善後良法無俟遠求矣公起

家乙丑進士用闕中循吏聲拜監察御史當廷議主
和時上書獨以爲不可許 穆廟旨得左遷已更典
各郡治兵盧龍卓犖起令譽撫貴竹改二秦遷五郡
鯁鯁欲攘外以鞏中華洮河之役與魏公挾策出塞
多所殲留窺塞諸胡竟氣折意阻無敢彎弓東向及
西夏甫平又以和議愚 所謂神龍際天潛地非拘
學士所能尺寸云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河功錫命

萬曆己亥秋河工告成是役也晉川劉公寔終始之
御史上言狀天子若曰惟茲澤洞警余一人亡何績

用成厥功惟懋乃陞公工部尚書陰一子學於大學
賜金帛視一品異數也 叅知黃君承玄暨二三執事
者索余言以爲賀昔余與公同協院稔知公公有道
人也是寵榮奚以喜顧有道未嘗無喜也戊戌之秋
公道寧陵兩顧我於蓬室曰今茲之役有五憂焉我
其奚可黃河南徙則憂鳳泗衆謂宜分黃壩且決則
憂漕衆謂宜塞宿睢魚鱉則憂在生靈衆謂無其所
急寧後民水衡錢關則憂國衆謂大小挑皆侈費也
宜罷募夫多爲日久則憂勞民衆謂重永逸者輕一
勞築道旁舍作無米炊我其奚可余對曰坤奚知河

夫河不可以遙度治亦不可以按圖治也我公精名
理夫理性者通一腔於六合理身者暢百骸於四肢
塞口止見啼昔人病之公笑曰吾意固朕既至疏三
仙臺達於九里溝濬鎮口開達於岔路復趙家圈故
道自胡家樓達於兩河長二萬八千四百餘丈廣者
十餘丈或五六丈深半之引全河之五六出小浮橋
以資漕分全河之三四出自洋河以防潰又築欄水
隄二長一千七百八十餘丈濶二丈餘下倍之自是
黃堦之水不犯歸德而鳳泗無虞小浮橋建甌而下
萬艘無梗河不南徙而宿雎無爲沼憂始議復濁河

計百六十萬繼議四十七萬又繼議疏李吉口計三
十餘萬今也費僅十萬五千有奇甫四月而竣事民
不告勞財不過廩廩夫肩鉅者之兢兢於所任也凡不
重吾憂者皆吾吾矧蠲一切害成一切利省一切費
君民胥有慶焉而吾亦與有榮施公卽不爲一身喜
寧不爲社稷蒼生喜乎顧杞人有過計焉夏人之頌
禹曰萬世永賴乃二千年後酸棗金隄瓠子相繼而
決元光間勞費以萬億計何永賴之足恃夫禹導其
源我治委禹惟除害我除害復資其利禹通其有餘
我挹有餘又供其不足視禹不啻難矣顧欲永賴得

乎語云器無十年之完而有百年之用補敝也置不
於所而視不以時卽金甌且缺亡論缺且亡之矣始
黃蠟之決也杯土可塞主者疏焉遂有今日倘無賴
於小浮知今日作何究竟嗣自今鯁鯁焉惟敝之務
補無忽微無憚難無失時無令缺且亡焉至事百而
功一是之謂人定人定天且從之玄冥有不效靈者
乎夫河萬世稱禹績矣禹之言曰予思曰孜孜公其
念哉不厭昔之首事者何嘗不悄悄憂及其成功也
何嘗不忻忻喜曾幾何時又貽我公今日勞抑可鑒
已公有道不喜謾余亦不謾人矧謾有道願以河工

箴代河平頌焉箴曰河之流倏忽溪丘無與水讐趨
下攻柔惟因是求河之干千里蜿蜒徧以茅蘭蟻穴
滔天夙夜慎焉河之滄萬夫作苦冰寒暑雨誰其念
汝惟公汝撫河之費庶務是備萬姓告匱米鹽無細
爲語司計河之浸虐我蒸民漕泗惟均一夫無顰是
曰洪仁

送宮保大司馬方公金湖入典本兵敘

今北 馴 天子道化奉中國約令馬不南牧弩不
內向埃不烽燧道不警備郊不保聚髮垂簾一人
含笑而市盤殮楛酪之味接膝而讓依依由由若我

族類茲不可謂極謚寧無事哉夫自有天地以來北
我寇讐也得而甘心焉惟恐不速蓋古今公憤耳
隆慶庚午酋崇那吉來歸人曰乳虎雛鴉投我罟阱
矣無赦公曰是越大夫之見也既福吾量且以厚毒
慎藏我奇貨我將易焉待那吉愈益厚虜大喜乃還
我叛人以那吉歸遂表貢請封修好如今日諸夷慕
之得一視恩九邊以寧當順義之亡降也朝野却顧
不敢決微公審利害重輕而持之以斷邊患當慘於
嘉靖間矣議者不察遂有意見曰屈我物力填彼溝
壑將無厭無厭難終是不計今昔耳昔俺酋未爲順

義時荼毒我生靈何忍道亡論主兵卽客餉費少者
歲不減二十萬邊臣數言賈爲大司農憂六七年來
僅有互市撫賞一費耳且省且不藉客餉是我歲得
北金二十萬乃朝廷省西顧宵旰萬民省塗地肝
膽不計也卽虜情巨測萬一寒盟朕一歲和獲一歲
利況伐謀之道我已萬全賓服之誠波已固結哉昔
成周盛時猶有太原薄伐而漢武空幕南王庭未得
攻心上策今人吾人矣古所謂四夷來王不可見
意者無加是與天子曰茲社稷臣在宣雲則三邊重
在兵樞則九邊重其大總我親戎震懾中外乃召公

還公督撫茲土且十年矣恩流三鎮而雲中尤深蓋
公秉鉞地也三軍謂公優恤萬姓謂公撫字諸將吏
謂公獎進人才宥胥成美咸涕泗賦九戩呈書曰是
各鳴其私也公澤在華夷功在天下後世諸酋且欲
攀馭留矧茲夏衆但世有不知和戎之利者公長厚
口不言伐愚茲爲公言之嗟嗟漢馬援趙克國唐李
郭宋韓范其籌邊長計可謂總總朕至矣朕以智勇
勝較所得孰如公多愚不敢佞公有識者必能辨之
郡司理定門宋公拜地官尚書郎贈之以言

地官古司徒也唐以來改民部爲戶部稱地官至今

云余嘗考古命名之義而知建官者意至深遠也夫
地養萬民者也極六合所包含皆地職掌則極六合
所發育皆地事功自非兩賜愆期而有一物不若其
生息長養之性司職者任之今薄海內外之民衣食
其力而聽數口於豐凶固不敢萌驕子慈母念求多
於上之人乃經野無法賦役弗均稅斂恣雕圖籍假
濫荒蕪未墾庾廩稱虛關市橫征量衡不式貨工巧
僞俗競豪奢冗食溢於官情民徧於野翼虎群噬於
窮鄉哀鴻未集於中澤鰥寡孤獨疲瘵殘疾之號呼
於都邑州里皆利未盡物而財傷於蠹也秦越吾赤

子而德澤之不下究也此之情廢匪異人任養天下者任之衰周而後養道無聞當是時司用之臣重國計輕民生見府庫而不見閭閻不本之先而末是亟匪樹之固而惟穫是求自錢糧出納外一無所與甚者以一度支盡地官之職君子思及名義有慨聲焉平生萬物一體之學今日四海待命之身痛癢關心食息在念則求所以稱是職者當必有道矣定門宋公司理睢陽簡潔真澹溫粹冲夷敏英華於靜深燦性靈於應接鞫讞尚矜恤民謂無冤至品隲庶司淑慝斤斤水鑑狀務在掩瑕不棄人於惡余役車過里

中兩得御焉公無世俗語非性命則民物每與余言忘其行余每與公言亦忘其倦也雅稱契知云公之遷今秩也人皆謂公憫朕公了無欣厭心過寧陵下余廬焉值余臥病弗能起公固命臨榻余固辭蓋欲與公長語而力未能也以爲恨公行矣睢陽士民愛公而不忍別者盡國中矣而文雅社中若宗伯龍江先生暨二三君子又與公謂道義者命余贈言余固慚不及與公言也設與公言亦惟是所云地官之職爲諄諄公之臨問余也無亦惟是之講乎余不佞竊於公有厚望焉昔王子明有言東南之民力竭矣聞

者動容今四海之民力竭矣乃竭民力之事余不欲道也而公亦厭聞之

送郭祠部汾源尹尉氏叙

夫明於在人者榮我辱我而我不與明於在我者處榮處辱而人不與夫狀後不沈其身不爲世礙余年友汾源郭君兩浙人豪也七舉七還業不困乃隆慶己巳學大夫拔之十九人中貨於天子明年舉於鄉又明年登進士上第已授行人拜禮部祠郎祠郎清秩也且屢蹶中丞得志茲不可謂榮遇哉君無驟貴容萬曆乙亥君有池魚之及不得辯貶懷仁尉尉罕

自丞令而上皆左視之亡論長安貴遊卽起家吏胥有強色從事者君奔走應對如尉禮不知者亦尉之公恬狀也嗟嗟茲榮辱亦無漸矣世所謂英傑士平生琅琅泠泠眼界空六合竟泪沒兩字中可使掩泣可使破顏何者人已之分不明而世好常殷也丙子秋余與君共鄉舉役於晉陽有報君遷尉氏令君涕泗淫淫下日子不視菽水者三年矣使予而道海寧也卽雷崖瀆粵予甘之夫尉氏令不得省矣一座愀狀叔簡氏曰楚子文三已不懼孔子謂忠而狄梁公望雲佇立愴狀橫泪乃迄今以孝聞君視二子如何

夫惟重內者識我識我者忘人君不愆情榮辱豈直
人已之分明抑所重又自有在也初公至懷仁兩鎮
開府公重之俾師宣大士宣大士悅尋署山陰四十
日山陰之百姓悅君文學素所優悅士宜矣山陰吏
事也而俄頃聞頓令改視易聽向以禮部陟清華孰
識君哉君瀕行問所以治尉氏者予笑曰君不苦山
陰矣於尉氏何有朕有一言守令非治民之難難於
獲上俗吏得之矣勉哉寧無得也無爲俗吏夫俗吏
計榮辱耳君於人已明且久而余語及此特爲斯世發
一笑云若夫談往事情離群與情固誠厚則悵朕不
欲道矣

送僚友顧叔時出判桂陽序

國家以六歲計廷臣無大吏庶僚簡不肖者誡之甚
典鉅也於是司空何公以言者云中丞辛公侍御臨
淮趙君廬陵高君昌陽左君新興張君以兩公去諸
署名奏牘者奪一歲之祿蓋往事所無云自四君之
去也無復敢爲四君去者世道傷心哲人隱痛司勳
員外郎顧叔時毅朕上書指時事切直執政者忘其
慙也顧獨申救之甚力得左調判桂陽軍而直名昭
彰滿中外矣同舍郎皆壯叔時曰吾何樂乎是
上臣顯君其次不潔名吾不善納約以成天地之量

而貽之過以博直名吾何樂乎是呂氏坤曰厚哉子
叔時之言也又以遠名夫名者行之標而自修者之
所懼也故君子不趨名亦不避名求以稱之耳采芳
華而植之斃三日枯精不繼也始叔時未著名人不
以名求備今海內皆知有叔時矣一咳唾莫不相聞
矧曰言行叔時何以繼之無亦以告吾君吾相者而
反之身解入常不媿妻子出常不媿朋儕矣乎振鷺
之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言繼也故執德之念不
可以不恒也往者言事諸臣卽一時犯忌諱遭譴怒
異日特下徵書不數歲皆通顯非貴其言將使實其

所言也 聖主何心有如還叔時而驟躋之且望以
臯夔稷契將何爲應悉民艱熟世務明體要審機宜
辨人品維世教皆所以爲應也夫實瓠非不龐狀大
也濟川不可挹水不可所貴非所用矣故川世之學
不可以不精也叔時勉之無俾後之人曰此君僅僅
氣節士其氣節也又僅僅見一疏則同舍者有餘榮
矣蓋昔有遠遊者同室人送之屬之曰孤客強加餐
夫加餐行于所知也屬者云云同室之愛無已耳叔
時端純亮直皜狀塵盞中而淵涵玉韞有非曲局士
所能寸尺余復云云則加餐之屬也

贈孫弘海同守維揚序

弘海公以萬曆庚辰登進士高第初試霸州守霸近
都城時余在都城知霸州政勁節直道不佞監司繼
調吉州吉貧余按察三晉日知吉州政催科撫字人
謂陽城繼補華州華巖郡也余保釐三秦日知華州
政抑豪右而惠小民公家在濱州濱隸濟南昔余分
宣濟南濱人甚譽公曰君子也靜而厚不侮奪人繼
爲我歸德別駕時余告里中里中父老爲余言自我
生髮未燥至今頭盡白幾得孫公且署睢署太康署
虞城署柘所在得人心其頌德歸思如我里人云余

閱人多矣又閱公且詳豈其齷齪作劓斲人瓌瓌作
猥屑人媿媿作容與人不足識耶抑或矯飾不可闕
臆黯黯不可方物人難識耶乃吉州之調也霸人爲
公屈華州之遷南曹也華人爲公屈已而左遷吾郡
也三郡人又愈益爲公屈在吾郡幾四年矣不卽守
揚州又復貳之九屬人莫不爲公快快如三郡嗟乎
何所至士民德公如此之深而當事者知公之淺耶
尹典安曰公之不見知無意於求知也以公之才之
德令稍自削觚順風之噓耳柱下史云知我者希則
我貴沈光祿曰我觀躍者矣躄甚則踊高往者名公

五倫齊文集
卿多鈍於前而駛於後則屈伸之大較也廟堂拔淹
滯矣當不次公庚桑子云退我尋進我常楊觀察曰
公有道人也來吾郡日無失意容去吾郡日無失意
容郭無始云物繁亦繁未嘗不寧宗伯沈先生曰薑
桂之辛不以地移公之治揚也當如四郡異日揚人
之德公也當如四郡此之聲施奚論三公周伯況云
吾不以千載易一時余聞而喜曰四公之闕公也詳
於我矣夫獨知之契不斬於天天下後世莫不聞矧
秦燕宋晉之民之闕公也又詳於四公當事者必有
聞也而維揚不得久借公矣

送太府思泉王公祖入計序

計典察吏也以方面行報所部吏之淑慝也於是辛
丑當計吏矣思泉王公守歸德之明年偕應計者以
行二府陳公三府鄭公馬公龐公四府田公徵余言
爲贈余惟昔源無苦流強本無弱植端本澄源王公有
率道矣當上上考僚若屬莫不承德意而布之郡邑
以膏澤我士女者也胥當上上考諸公曰俞辱在同
寅敢云象德亦惟是朝夕左右聆訓迪以爲型範昔
公之來治睢陽也起家翰館繼歷端臺稱華貫矣僉
謂不屑爲吏簿書期會非其所親僉謂不習爲吏乃

下車之日練若生平論軍政則曰尺籍之難盈久矣
卽盈豈能以南畝人戍北塞甚有蔓及他族伊可矜
也論鹽法則曰足國優商世聞之矣導利而布之下
業貧民使脫於溝壑仁者念之論催科則曰政胡可
拙惟是不失熟不併力不令里胥漁小民不緩於干
家而一家是因不溢額何兩稅之後時矧曰遭負論
弭盜則曰舍保甲無善防寬巢穴無善緝論刑名則
曰毋易聽毋濫呼毋一切禁繫毋厚贖毋攝婦人以
傷大體毋淹毋輕成重辟我二三子奉命惟謹以喻
九郡邑亦奉命惟謹當事者惟是之察也吾知勉乎

余曰以課職守公之政蔑以加矣而公之誠與才則
不可以吏治知也昔稅政之方嚴也魯瑯在省會道
寧陵余爲梓里憂走告於公公曰吾識此輩情態當
歆以名不則動以福德不則以利害懾之必從旣還
告余曰計從矣虎觀者不四噬矣無憂夫以一語而
熄燎火之焰使中原不爲秦晉齊楚者公之才實公
之誠爲之也夫豪傑事業以濟變爲難局以圓機爲
妙用題才者惟是之耽耽而難其人公其人與是行
也當以卓異賞識以艱大付託彈丸黑子郡豈能枳
棘我公哉

送比部吳中淮恤刑全陝序

吾道如持衡狀過與不及於人情舉無當也故聖人貴中事有寧失之過而不害其爲中者則仁是已濫與傷恩兼容傷辨仁亦有不可過而不害其爲過者則欽恤是已夫四時之氣犁狀分矣秋主殺冬則殺之極也當是時亡論有不凋之木亦亡論木之凋者有孳孕之蓀蓄乃宿莽根芟苟可僅存以待明年亦秋冬之所嫗育而不忍令之死者也法者聖王之秋冬也聖王之立法也盜死殺人者歿姪犯禮者死貪病公者歿許于紀者歿斤斤狀鵠示之使家讀法而

人習法夫亦曰懼之使不敢犯耳今有萬夫之邑殺人者十五焉是歿者半當坐死者亦且半聖王將比而誅之乎必有借之名以全吾仁權其罪以伸吾法是聖王用刑之精意而不敢以示人者也曰某某殺人在法曰某某未嘗殺人是在吏寧我有失察之名而不傷吾仁不廢吾法是恤刑者之精意而不敢以示人者也國家大讞五年一欽恤非以明法以明仁也余年友吳君伯與有三秦之命伯與舊守桐川內其民於溫抱而乳哺之又閔閔狀哀天下之民之不桐川也一聖天子宣慈布德擇法臣之好生

者以行而伯與資新例不遣 上特遣之殊命也君子爲三秦幸而余獨以幸伯與何者昔余之令雲中也臺察黃公錄歿刑從余請以生者十有一人余沾沾竊自喜而獨不得及他邑以爲恨三秦論歿之民當不知幾千百也伯與按其狀一一與求生惟天意君心焉是副其所全活者必衆矣余不幸不得爲伯與而於其行也得一言人曰仁於生不仁於歿是理輪持斧者之說也得無有以是相聞者乎惟伯與無聽

賀鏡石馬公父母均田底績序

萬曆己卯大均游內田限遠近以期期嚴有夜履畝者又令額不失舊賞浮於舊者當是時廬江以後時罪滄州以不如數罪尉氏以數不增減罪天下廩廩懼督切務相匿以文蓋執政意也又明年天子用言官議下郡國清浮糧欲田與租相實云先是寧陵奏田數其遺患者六五府三衛之爲頃也百畝而寧陵以九十五瘠我而他人是豐一割三萬二千二百畝於睢陽而不破額使我冒稅輕名二謂與睢陽者爲新清額外之數使我冒欺隱名三又使隣人垂涎四萬畝爲他年口實四區多寡不倫人有苦樂五四封

去偽齋文集
奪我故疆恐不與辯六前侯固知其不可而勢不能也癸未冬鏡石公來視事問父老三子有所苦不夫令也以除民苦者也父老以均田請問大夫士大夫士如父老言公曰我聞之自嘉靖來是邑五均田矣二三子猶云云繫昔人弗慎我其慎諸乃牒於城隍曰是月也將有事於清均夫與我共茲土者非神乎惟往事弗當於民心以及數四神其贊我永奠蒸黎某所不秉公畢力而以彌文苟一旦者有如日二三子感泣曰孰是侯也而忍負之乎惟尺寸土上應尺寸昊天凡我大夫士及庶人所不棄前非而怙終

以罔上者有如日亦誓諸神明公乃布科條嚴禁令必刑賞稽盈縮節費去煩覈邊清籍兩閱月而竣事蓋五均之弊此爲一清云明日士民拜稽首於公庭公揖士而語之曰士守書亦知書之所以失乎士有積書萬軸者扁於一室他日借數卷於友人友人又以所借者借之數友人經年而求之失其半士詰友人友人又詰其友人友人曰某付某僮還之矣問之某僮某僮曰某轉付某僮還之矣覓累月竟不知所在大悔乃題於壁曰今而後吾書不出戶庭欲觀者入吾室自是終其身不失一紙國初分畿省十五

畿省分郡邑多寡有差郡邑分圖保又多寡有差犁
狀各在不雜尺寸今不聞燕爲楚齊爲秦也若之何
混圖保而雜之也我欲復鄉甲俾戶走之田各還里
社以寧百世惡用數紛紛騷四境爲於是有分野之
法法一如制百姓爲之歌曰浮租旣蠲實畝旣還我
公均田以彼動者從不動者我公分野公韞然喜曰予懼夫又
往事以感二三子也今若此矣邑人亦喜公喜之也
而觴以賀之公簡重慈祥惠利我邑人者不具悉而
此其大者異日綿地旋坤事業將率土胥清寧而此
其小者

賀張戶侯恕吾榮選軍政序

萬曆庚辰恕吾張君以先人爵請襲於大司馬大司
馬以聞詔試於閱武場當是時天下待試者數百人
三比之恕吾張君居第五旣歸之明年御史來睢陽
閱射恕吾發矢中獨多幾純御史數注目數問賞恕
吾獨多於是軍政五年矣例會選以更三司籍百戶
之當選者白兩院御史故識君謂中丞此奇少年也
署上考中丞亦署上考遂令給三級兼兩職焉蓋恕
吾以藝受知當路者如此余安所望於恕吾惟是臣
子所當自勵者有二道焉恕吾亦嘗讀 大誥武臣

一篇乎其恤軍之意亦丁寧懇至矣今爲戶百者貧常十九甚者散四方終其身不反顧茲非懸命於我者乎舍曰恤之而又以爲資小不中吾欲則視若胡越無乃非朝廷意乎仁人曰彼其欲温飽心奚異於予奈之何割群艱以自封也昔余官雲中三雲郭都護號者起自持戟乃擁十萬衆爲前將軍腰橫玉肘後繫金印大如斗贈曾祖父母皆如其官茲非一武臣乎孝子曰予白首先人爵無尺寸進以錫之光設爲麾下健兒寧碌碌此生耶茲予所謂二道也恕吾勉乎哉恕吾温文沉毅近卻穀祭遵而廉靖不苛

士卒籍甚稱之庶幾其能仁矣若夫提三尺劍樹萬里勳流百世芳爲三祿重則於恕吾有厚望焉余弟娶於張恕吾姊也恕吾與余同室親屬數相與余以是得盡言云

賀胡敬所歲薦序

貢獻也周禮鄉大夫以三物教萬民歲書賢能者而獻之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典爲甚鉅萬二千五百家之邑間歲得一人焉其選爲甚嚴又授之以萬二千五百家之邑爲令若師其任爲甚重先王若曰惟萬姓予不能舉安茲所簡拔士予所恃以安萬姓

者也胡可以弗慎乃世之人易貢也而貢亦以自易
曰上之人限我遂頽朕有日暮心嗟嗟是未之思也
國家粟肉我三十年秋毫皆帝力卽以所限者圖報
塞其職亦未易稱且恩禮也若是不計報塞而猶以
崇卑計其身養士者謂何將廝役且有辭矣吾友敬
所氏博雅君子也沉潛載籍根極理道嘗著天人寤
言數萬語其言曰人臣於君非但析圭礪爵者方可
効忠雖苻布之賤皆當以忠盡自厲斯言也可爲士
訓矣敬所世受國恩爲升斗祿爲鍾鼎食者幾百年
矣今且釋苻布而圭爵是錫也其無忘是言哉秦人

思歸而楚歌以自解其僕曰君無乃懷楚乎秦人曰
不也予口語則朕僕笑曰固秦心也安用是楚語爲
敬所善事心知必不爲口語近者臺省部署清秩貢
常十一得是上之人又未嘗限之也敬所其以予所
謂報塞者自期又以所謂忠盡者自厲俾海內士稱
之曰累朝貢士惟萬曆乙酉爲得人惟寧陵胡君爲
最儁凡我枌榆孰不勃朕生色者哉敬所之弟懿菴
予兄之子婿也持一觴以賀其兄令予言懿菴誠直
多義舉予愛之且需次天官行當有民社寄則予斯
言也不獨爲敬所言之

胡用中字說

原武見虞胡君名希舜初字惟善萬曆丁亥余叅山東藩省政惟善以鹽法安陽劉希曾以兵巡皆副按察司使武功李道甫以僉憲備兵武德皆同里同年友也時鹽臺在安德余四人者皆於鹽政有關皆往見道甫素直方可當百折適小集談時事慷慨危言余曰兄洵直矣當進於中正道甫曰安有直而不中正者乎余借座中一箸問道甫曰是箸也直乎道甫曰直余斜置於几隅曰正乎道甫曰否余正置於几旁曰中乎道甫曰否余曰證父攘羊者直而不正清

任和之聖人正而不中至於中道斯極矣乃若用中之妙其變多端愛親以德則廢芟不薦者不爲忍嗣先爲重則不告而娶者不爲專辭狐裘於魯君而受季孫之簣愛一車於弟子而舊館人顧以脫驂道甫曰信斯言也不執之謂中余曰是矣有進於此者輿地之廣極於八埏自中取向毫髮爲偏衡有一鍼直縣如綫輕重相絜纖忽斯辨天失中所不宜者受病人失中所不勝者爲患君一中則臣五常操一中而役萬善虞舜以精一允執顏淵以服膺奉持亘千萬世歷千萬聖人不能舍此爲竒道甫曰信斯言也不

偏之謂中余曰是矣有進於此者中誠中矣中亦未嘗不偏偏誠偏矣偏亦未嘗不中請以醫喻歸窮養血參苓益氣溫厚和平王道之劑倘風寒外束則一補而斃桂附大熱硝黃大寒不平不和無如此偏真武一呷而陽回承氣一投而病痊宋襄之戰白公之召豈不自以為仁義斬休儒誅少正卯何嘗不用夫申韓道甫曰信斯言也因物之謂中余曰是矣有進於此者順應者事化裁者心位天地育萬物藏於喜怒哀樂之內紹天明順地則實宰百為御眾動之根故聖人不見事而見理不治萬而治一若緣物而求

中是因帛以為尺不勝其困卒歸於失惟善喜曰詳哉斯言我未之前聞也孔子曰執兩端而用中其斯以為舜乎不佞辱名希舜竊所媿焉僉曰子欲用中蓋是字乎因屬余紀其事今六年矣余冗未之暇也長安休休乃書前言貽之嗟夫斯道也不明久矣用中勉乎哉有為者亦若是

捲班說送邑論尤虛吾之建武學正

萬曆初蜀夷據九絲作亂梗道路弗通歲庚辰上命巡撫曾公省吾討平之城其地為建武所設學宮焉觀禮德化獷悍益用夏變夷云於是典銓以內江

尤君虛吾往正其學虛吾之論吾庠也以大叅徐匡
嶽命率諸生從吾遊瀕行請於余曰有光事先生者
四年矣茲別也無復門牆望願奉一言以行余曰教
之爲道也頭頭皆是余不善文談請拈面前最粗淺
者言之夫捲班之禮制也亦古也捲何益不捲何損
而盛德大業於是焉在方其魚貫而入鷺序而立也
如鵠斯正如繩斯直足不得互短長目不得顧左右
其階下也如此贊者告升則折旋而上盤辟而行分
者合一同者辨類面背相望肩臂相摩南北視之若
一人東西視之若一人其登臺也如此已揖而升在

東序者之東在西序者之西以齒就簿不僭後先躡
足往來節中緩急濡毫不滯下管無聲其升畫也如
此師長有問不躡對弟子有問無僂言不問不言則
頽首肅容有履容無人聲其在堂也如此畫西亦然
當是時也此心安在日流盼則足亂耳浮聞則視亂
首妄交則應對皆亂捲班之禮先王所以教學者存
心而主敬也一步趨一言動日游於禮義相先之地
率循乎規矩準繩之中固肌膚束筋骸斂雄心抑悍
氣欲恣肆也得乎習而安焉無往而非此心則動容
周旋一切中禮此之謂盛德是道也以之經文則紀

綱振肅法度嚴明上下有章名分有等退遜成風爭
陵氣息以之締武則有止齊之法有靜治之體有屈
伸之度有進退之律萬旅一心萬動一攝綏猷戡亂
靡不繇之此之謂大業今也大班升散矣而士皆大
班之心趨捷徑亂少長謹言語容止坐立出入惟
意所適皆苟也苟則肆肆也何所不至憂世者有惘
心焉夫敬苟兩字舜跖之岐而治亂興亡之衡也庠
序者廟堂之路而士卿相之選也其作養當何如者
是苟若是若捲班其禮而大班其心亦無庸此靡文
爲矣虛吾味之矣虛吾之諭士也不忿不疾載色載

笑得古敬敷之體無論多士卽里巷小民依依不忍
別人情大可見矣又何有於建武

九兒入學而誦戒之

常言道三個性見不要惹他曰太監性見閹女性見
秀才性見太監吾無論已閹女慣於慈母養其多淚
常顰之態以自喪其身於舅姑夫子之家嬌痴取敗
吾亦無論已惟是秀才修格致誠正之身任天下國
家之重上天下地填一我爲三才往古來今貫千聖
爲一脈處則使四海望其大行出則使萬物各得分
願而使人比性氣於太監閹女之流畏之讓之榮乎

去偽齋文集
辱乎吾深爲秀才悲焉而今一領藍衫上身便自眼
大心雄胸高氣麓可憐可憐宋儒有云唐虞揖讓三
盃酒湯武征伐一局棋古人多大事業等於鴻毛乃
今若個前程作此態度由君子觀之媿汗透重裘矣
夫傲爲凶德狂是小人象至不仁總說個傲象卅朱
不肖一身罪過總說箇卅朱傲舜跖人品天淵只分
聖狂兩字風之大者曰狂而今把這個模樣作了清
高曠達互相崇高不幾於喪心迷性乎你看千聖萬
賢立身只說個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孔孟是兩個好
秀才孔子恂恂如也似不能言孟子橫逆三加以恁

仁禮狂乎傲乎性兒只學孔孟便是我們秀才家樣
子更有喫緊話說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行者望
汝努力怠惰荒寧放僻邪侈此八字者望汝深戒不
然縱中三元官一品那值得一文錢我言直中膏肓
爾其勒諸心骨

書序類

僚友約序

今有聞崇真尚簡之說者十人十人喜千萬人千萬
人喜然而循文守繁各厭苦之而莫或異者則以世
態旣成相與尚同而莫敢異耳嗟夫胥勞胥費而使

本真日薄不知於彼我何補也貌親矣禮恭矣猜嫌
固自猜嫌奚取於親且恭哉是貌飾隙禮文怨交道
之賊也將禮貌由心人胥疑之矣何者其態固相似
也予小子不達時尚予先異焉更望相與異者與異
喜予者亦皆異是未嘗不同也是故淡爲真味素爲
真色一爲真數質爲真性簡爲真禮爲太無惜元氣
爲天地惜財爲聖賢惜世道爲百姓惜生死爲此身
惜筋力爲此心惜煩苦爲家惜福爲僕馬惜奔走推
我肺肝置人腹中何我何人何非我何非人噫嘻茲
大道爲公者與今夫人有所欲行則倡倡尋不行盟

以罰罰亦卒無行者匪行之難無行心耳我友有行
心奚所事罰不然則予之爲茲刻也是又文也繁也
又爲循文守繁者笑無令有笑予者焉予懼始不敢
名

省心紀序

省心紀紀過差以自省也萬理具於心萬惡起於心
之不存是故寇之攘人也掩其不意仇國之相襲也
掩其無備過之乘人也掩其昏昧使此心常惺惺焉
若驚若畏則過安從生過之生也生於踈則此心昏
昧而不存之故也是安可以弗省也夫省者疑目而

去仙齋文集
謂視之也語曰視虎不瞬懼其噬也夫使視過之乘
吾也如視虎神爽於百感紛紜之會以至念無邪動
心澄於日晝清明之際以至寐無妄夢氣定於大庭
廣衆之地以至幽獨無情行沉沉冥冥炯炯瑩瑩雖
有跳梁之惡跋扈之欲且逡巡熟視而不敢進是謂
修內是謂治一是謂嚴匪懈之防執此有恒庶幾其
寡過乎然余又竊懼焉謂行有不得也以反身謂身
無所制也以省心心吾心省心吾省也以吾省吾卽
自欺而不省或省矣而不紀焉誰則知之嗟夫莫尊
於心莫嚴於事心使棄身於惡而樂其所以亡吾無
責矣設此心未死也念百年一去無復我生一大與
參何可慙負平生亭亭楚楚以丈夫自雄乃爲自欲
作藏獲驅之禽獸之群而莫知忿焉豈不深可羞深
可痛哉念此令人悚惕則是紀也非爲人也余雖恕
余不可得矣

陳少丘詩集序

夫詩不範品格傍風雅人真澹卽千萬語皆支也詩
不關世道卽千萬語皆贅也詩是矣而人非卽千萬
語皆僞也是謂三蔽嘻唐諸公免是者可屈三五指
餘子誠名家余不暇更僕矣夫詩余奚知哉余知詩

人脫略拘攣吞吐一世詩人之襟度也消融芥蒂物
我皆春詩人之性情也色態龐雜觸目是道詩人之
識趣也愁苦侵尋別有樂處詩人之雅抱也情景相
遭天機自流詩人之真味也幽岑獨契授受不能詩
人之妙解也是謂六得唐諸公備是者可屈吾三五
指餘子誠名家余不暇更僕矣陳君少丘爲余文會
長者余不識其詩乃其人則余之所謂詩人也陳君
亦自謂於詩有所得而無其藪殆非大言者與我嘗
曰陳君詩以不工爲工而工者又謂其不工夫善言
詩者當得之工不工之外工詩之小家流耳達者笑

之君子觀陳君而後知陳君示之詩也已

同善倉序

財者天下之財也流通之物物專之不祥故其聚也以
貪吝其散也以禍殃古今厚積者多矣未有不以禍
散者與其禍散也而累吾身孰若以善散也而積吾
德乎故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一則審編屈指加之重
徭二則貪墨垂涎羅以他罪非二則爲盜賊所睥睨性
命不能自必四則爲鄉鄰所嫉妬幸其災而樂其禍
五則爲士君子所鄙羞其俗而笑其濁六則爲天道
所忌惡其吝而害其奢七則爲子孫之殃益其過而

損其志入則爲亂世之憂棄之不忍携之不能九則
爲此身之累日籌算而夜煩勞十則爲臨死牽心憂
後人不能保守夫人生冬一裘夏一葛朝一饗夕一
殮所需能幾一歲人事之資凶年之備所需又能幾
大率家雖甚富積三歲之計可矣餘則念我同類思
以相分蓋天之富人非厚其身正欲假之善者以均
其惠也爲此與二三樂義君子衣食之外各辨餘金
共建倉庾如遇粟賤之年盡數收糴別爲斂散之法
如左名其倉曰同善扁其門曰天下第一好事嗚呼
人未有以施貧者卽以施貧不猶愈於禍貧乎達人
曷審思之

陝西武舉鄉試錄序

萬曆庚寅歲北 不共寇我西鄙三秦戒嚴一時節
鉞重臣分 聖天子西顧之憂振濯聲靈奮揚威武
大都罷貢市言兵矣惟是選將每稱乏人募敢死士
輒不得以爲恨乃今年辛卯當舉鷹揚虎賁樹我干
韋難時直指使者殫心經武雅志攘夷諸所簡拔視
昔倍慎焉得士六十人坤終始茲役當有言顧謏陋
弗文又徑直不能佞耿耿有懷乃進二三子而激之
曰咨多士古今談戰者亡論經史所云卽七書百將
家言不啻備矣吾不悉爾素人也吾與悉秦事夫秦

之分爲兌爲秋爲金爲肅飢之域萬嶺嶽崆三壤石
磬水無孱流草無豐本其山人可槩知矣在昔惠文
昭襄滅義渠擄戎王益國十二邽匈七百里收其
河南地爲縣四十有四逮始皇祖龍畢六王一四海虎
視八埏而鯨噬百徼當是時將率士卒陷堅摧銳橫
跨長驅非爾秦之先民乎昔何桓桓矯健而今怯也
語及塞事輒齟指咋舌見漠漠胡塵起則內頸奉頭
各鳥獸散不相顧其無乃壯戎心而助之氣乎夫戎
也者面目肌膚盡與我同身亦若我長耳黠桀者自
一瘠者羸者偏而侏儒者亦往往有之乃風飈電疾

倏忽突兀踵我官軍而蹂躪之若履非衢豈其師律
豈其力兼而才慧惟弱奈人而氣自百耳兵家勝負
何常惟敢不敢是視夫平康之徑足所履纔尺有咫
宵行暝行醉以行未必顛踣使尺有咫者壁際天之
高傍無地之淵氣奪神離慄而墜者十九設平康視
之未必墜也一夫操利兵提級首大呼於市千萬人
皆辟易此千萬人者豈無一夫當豈盡不能敵一夫
設一人攘背出彼可禽也此敢不敢之說也二三子
居常臨不義財則不敢得遇非禮色則不敢就當詭
正事則不敢爲見負氣人則不敢較待於大人長者

則不敢不恭約志抑心卑躬屏氣余誠恐不化化然
弱也至乃關弓橫槊衝壁攖鋒皆裂神王髮立齒碎
積憤變風雲之色群叱失山嶽之威勇如赴壑捷若
逐鹿直欲嚙胡而吞之此自懸弧以來男兒本象
俾海內稱之曰秦人自昔豪敢多偉丈夫詎不榮與
嗟嗟百年之身終與物化萬古之名不與世磨均之
不可免之百年而多以終不可磨之萬古志士勇士
奈何肯忘古所稱奇男子類如此無庸徒奉此七尺
爲也二三子亦聞世間有奇婦人乎唐廣德中李侃
妻守陳州鄒保英妻守平州古佺應妻守飛狐皆以

家僅女伴厲氣殉賊卒邵強寇史思明之叛也衛州
侯氏女滑州唐氏女青州王氏女相與歃血勤王赴
營討賊胥建奇功彼固非秦產又非丈夫行也乃婉
婉其容而梟鷲其氣孰云巾幗辱人哉夫明王耀德
上策攻心至矣第不及辨日前事今西賊孔棘匪戰
奚談欲戰匪敢奚克所願於二三子者無他惟其敢
爾利鏃當前銛戟在後忘死乃生愆生則死當以身
敢骨肉爲殭室廬成燼與其駢首孰若相全當以家
敢掃幕南名王驅羊馬以萬計猶朕賚我金帛而
世之官當以利敢清瀚海勒燕然功紀旂常譽馳夷

夏當以名敢生小彘鍊多所不平何物燥羯輕我華
夏當以氣敢受國士知拜新賓寵壺飧赴急鼎肉捐
軀當以恩敢 聖主宵衣忠臣裹革誓靖北塵永絕
南牧當以義敢夫身家利名之念以厲戎行非所望
於豪俊乃倡義銜恩而壯無敵之氣二三子得無意
乎史稱勇於公戰蓋爾秦人吾願二三子以氣敢王
如典師修我戈矛蓋爾秦風吾願二三子當以恩義
敢也敢在我則不敢在人惠文昭襄之烈示我在驗
矣於北 乎何有

山東武舉鄉試錄序

代徐方伯

今 天子聖武布昭注意闔外中丞李公奉揚威命
丕振風猷齊魯士勃勃淬礪待弓旌旌於是今年戊
子矣故事武科無擇試試稱濫侍御吳公慎簡甄收
先期命所司汰之得五百有奇至日建大侯比射騎
命中者十九步命中者十六得三百有奇已復比方
畧於武闈舉五十七人蓋拔十僅得一皆六郡賢豪
士云古稱士易得而難信乃今日所舉士余竊信焉
何者山鍾勇水鍾智秀靈所會實生英物岱宗襟帶
千巖插漢凌霄摧萬古風雷而堅貞如故是氣也不
生懦夫滄溟下際九淵廣連八極濔濔瀆瀆洞澈空

明是氣也不生頑夫乃二氣凝合濃滃氤氳且有智
深勇沉者出焉諸士固其所鍾者也其賢茲信七書
莫聖於十三篇莫純於司馬法莫立於韜畧海內關
弓彈缺士靡不終身誦之矣顧生不同里閉則遺芳
餘烈欲聽習無從武直爾齊產師尚父又以鷹揚表
東海間當是時錚錚建樹千載不可磨滅者故老猶
能道之諸士讀其書俎豆其人又耳其行事則今日
所表見皆前人所佑啟者也其賢茲益信抑諸士所
以自信者尚非余所敢知也夷道虛車宵馳若翼重
而下九折之坂則難圖樽繪俎命曰日食用以已饑

渴則難理絃數指能終一調以盡五聲之變則難今
坐而策竒正陳而觀衝擊離合戰而觀一劍一戟之
技則以三氏書一一合有如谷蠡大當戶橫雲排海
寇漢關南諸士能談碁堅臥諸所目駒顧指背種種
奏竒勲乎是三氏者復出何慕往昔不則當機乖舛
是九折之車也小嘗輒北是圖繪之食也困於所短
是一調之聲也毋乃爲白馬黃騮人所笑以今觀於
諸士所謂坐策列陳劔戟者精矣語曰量得十試得
五謂自信之難也矧曰未信諸士勉乎哉母令人曰
三齊士直可試長於弓矢估俾間典試者信三齊士

直微諸弓矢佔俾間余與諸士不俱有榮藉哉韓盧者逐人人疾走走極反逐盧盧亦疾走夫戎犬羊也往者控一絃逐我我千人自蹂躪卽千人者弱顧不當一夫哉氣奪故也兩奮則兼人之外無餘勇我奮則奪氣之勇亦千人故士貴有此氣盜之入室也室人冒白刃相脫救者環牆戶數匝而盜逸心攜故也今九邊 國家牆戶也令環者皆室人奚患寡弱故士貴有此心余乃知氣無前心無敵余乃知心能忠則氣能奮諸士今日不稱國士遇乎則諸士之身國身也 國愾也以國身敵國愾何我不忘國家得忘

我之臣何 爲敵夫竒正者數也勝負者勢也技藝之有短長者材也自信實難倘謂此氣此心亦難自信則余益莫敢知也已

男女訓序

語有之果條不幹頃坤至長安遊祇園精舍見一樹亭亭蕭蕭之餘園可就拱枝縈繞而四垂若羣疑不知何木僧曰薔薇余曰薔薇不樹女何能爾曰甫出柔條植一木而比之髡其首以養其身幹立乃條幹堅乃多條今且百年颶風不撼積雪不摧皆採自初生云嗟嗟習之力顧不大哉令一二物者百年而後束縛

爲帝爲得節造物者不能矣龍江先生爲宗伯曰惟世道是重嘗曰民之無良教弗行也教之不入養弗豫也予司風化而百姓不敏德邦教謂何乃屬宮論馮琢菴氏輯古昔男女之可爲訓者以德爲類總之百十人題曰男訓女訓某讀而嘆曰先生之用心勤矣哉自鄉三物廢而世教衰自科目興而世教絕民間男女生而髻而冠笄而爲人父母而老嘗聞一道義之言否乎嘗聞一道義之人否乎學校馳騫於辭章朝著奔趨於富貴闖闖巧僞於貨財閭閻習尚於朴鄙恣意所成率爲帝栢甚者枉其性靈墮入惡道

則編栢也何美質之足云吾乃知天能五人能五草爲木物爲人天所不能也舜罔念可狂跖克念可聖人所能也是教之弗可以已也童楚可材蒙泉可堙是教之不可不蚤也蚤教諭而男女弗若於訓者寡矣先是坤輯閩範刻之晉陽陰教重矣而於丈夫獨遺先生是刻乃稱大備云

閩範序

先王重陰教故婦人有女師講明古語稱引昔賢令之謹守三從克尊四德以爲夫子之光不貽父母之辱自世教衰而閨門中人竟棄之禮法之外矣生間

閭內慣聽鄙俚之言在富豪家恣長驕奢之性首滿
金珠體徧縠羅態學輕浮語習儇巧而口無良言身
無善行舅姑妯娌不傳賢孝之名鄉黨親戚但聞頑
悍之惡則不教之故乃高之者弄柔翰逞騷才以夸
浮士卑之者撥俗絃歌豔語近於倡家則邪教之流
也閨門萬化之原審如是內治何以修哉女訓諸書
昔人備矣然多者難悉晦者難明雜者無所別白淡
無味者不能令人感惕閨人無所持循以爲誦習余
讀而病之乃擬列女傳輯先哲嘉言諸賢善行繪之
圖像其竒文奧義則間爲音什又於每類之前各題

大旨每傳之後各贊數言以示激勸嗟夫孝賢貞烈
根於天性彼流芳百世之人未必讀書而誦習流芳
百世者乃不取法其萬一焉良可媿矣予因叙前賢
以警後學云

一中序

理與數皆自然者也理無窮數有窮昔者龍負圖龜
呈書皆五其中焉五抱一而環四理之子數之母也
是曰一中然圖窮於六十四書窮於九而瀰漫六合
者皆圖書也一中之理不出圖書而數則百有二十
二云關中李子玄育理學士也嘗發一中旨要取五行

而窮極之謂五行之中各具一中一行迭主四行迭
輔而一行之變凡二百有四五之凡百二十焉蓋李
子有神契矣上據左旋之運中析四時之節羅八方
水土之界肖兩儀體用之象辨吾身內外之宜奠倫
物高卑之等配五德生尅之序分上下升降之常立
前後左右之輔指一中爲義之原悉民情世故之隱
極小物顧事之詳正綱常扶世教斥異端屏亂賊醒
愚迷著事應五行之外無理一中之外無五行數也
理也皆合其自然蓋上下數千年間獨立門戶無所
側席云昔人謂河洛之數表裏經緯迄今未能會合

李子媒羲禹之精而構締之遂成古今大備之典抑
苦心哉夫理數人所厭談者也余懼夫厭者以李子
爲贅因概其指歸如此嗟夫世必有神契李子者而
道之顯晦則自有時作者奚與焉

書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後

代中丞李對泉

穆皇帝在御時李文定公爲相登崇俊良簡拔幽滯
籌畫邊圖節縮度支諸所贊襄大者且不暇更僕無
論纖細當是時海內蒸蒸稱乂安矣公視草代言及
幹旋密勿者中外皆知其有回天力然未嘗一字示
人間中書事語輒審審有以大政頌公者公愕然曰

主上聖明斷決如流水我等奉三 旨出入伴食終
日方用悚愧何所長短而公 帝力間爲文以應所
知然多散見卽朝夕館閣者無成帙其讓大美避盛
名類如此乃公之子尚寶君中書君固已次第其藁
盈篋矣隆慶戊辰某筮仕爲興化令興化公里邑也
明年公以予告還而某爲公所舉士普謁公第中問
民間疾苦一一如聞聞乃知公憂民隱如此之切也
因請所以計安天下者梓焉以示後人公笑曰文字
書生語也無足傳中秘 王言也胡可傳酬贈漫語
也不宜傳何所計安而將不藉云云固請公固辭公相

業在 國史譽望在華夷聲施在天下後世其所傳
者弘矣公薨之十年中書君以使命至青齊而某叨
撫茲土乃得公貽安堂稿刻之凡若干卷每一讀輒
掩而嘆如對顏色公爲人深沉溫厚博大端方如其
文斯文也秀潤亭蓄典則純正如其人使天下後世
果見公於文乎則余之茲刻不獨文也已

子平要語引

子平要語余摘也余平生不言命是摘也非言命與
蓋余心有隱痛焉萬曆丁亥余分守濟南繹寡孤獨
收恤旣得法矣跋者令結巾織履編席刊木稍足自

存矣。瞽而六十以上十四以下者皆入養濟一體存恤矣。瞽而壯者每郡邑不減百人。欲兼收之粟布安從出。乃令老師宿儒作勸民歌曲若百家小令九宮大調鼓板說書鉢子等宣卷擇其鄙俚親切有關風化者募辭師群而教之。其質不近是者又無以處也。念子平一書無關民務。苟瞽者得免沿街之號呼以委命於溝壑。不猶愈乎。願其書浩繁學者莫知要領。心傳教者率無膾炙口語。乃揆案牘之冗。摘其竦人聞聽而易於誦讀者數百聯募瞽師群而教之。其文之解不解術之工不工吾無計計。學者得不死之一籌。

耳卽言不中也。而拍毫末以活顛連於問命者奚損而余何暇爲渠惜費耶。

醒迷引

今夫東西南北五尺子能辨之矣。而岐路一迷將楚燕背指迷之害大矣哉。夫迷目者十九。迷心者十一。人皆明於心而眩於目。故心爲目役。倒行旁走舉世貿貿焉。則目之爲罪也有謂東爲南者。二醒者曰。視白日豈有南出北沒者哉。迷者曰。吾固知日之不南出北沒也。而今南出北沒矣。醒者曰。子謂日是乎。心是乎。迷者曰。吾之心已信吾目矣。則吾足將安往。醒

者曰子不能奪目以從心又惑今而疑昔吾誠無望於子矣夫人孰無是非心又孰無平生之見也習尚一染利欲一昏舉足向往不啻南北之眩乎目卽聖人與言終歲月與言弗入何者醒者之萬語千言皆迷者之真知獨覺者也惟不能勝其濃艷豪橫之慾將忘身敗家所甘心焉而何人言之足恤嗚呼迷目者吾將醒之以心迷心者吾將醒之以不迷之心彼有不迷之心而不能制其必迷之行是迷者自無如何而醒者又如之何哉噫是猶沉溺於愛河而飽世味者之所爲也世有不勞力不費財不病人不損已

而於世教大有裨焉亦紐於舊爾逐群郡然灼知其非同以爲苦而莫敢攘臂以爲斯世先者是曰大迷亦無能醒之者嗟夫醒人易醒已難醒而從之也爲尤難使已從醒吾將望之能任道之君子使人從醒吾將望之憂世道之君子

跋寧陵縣志後

且古今謂真是真非不可磨滅僞則難久孔子曰文勝質則史蓋傷史氏之失真也故自不闕文以來文直事核不溢美隱惡者幾人噫亦艱矣哉夫史載事之書也載事者如繪象深日印鼻不失故態若醜鍾

離春而西施之則非無鹽人矣寧陵志寧史也寧之
邑隣甯者之所知也其人其風物其山川形勝其古
今封域沿革盛衰美惡不可飾也飾則僞爾其誰信
不信則不可以徵且傳又並其可徵可傳者疑之其
誰辨此史氏之所慎也丙寅冬熊司寇可山公耻是
邑之無聞也嘆曰茲非春秋所謂沙隨大棘也與今
不志百世後不知有所謂寧陵者卽無聞人遠人乃
今百年前事生寧陵者能自知耶明日闕館延學生
大夫志之僕盥與焉且曰呂子方壯年當先是役遂
以操筆之任來命固辭不許讓於三博士及宿儒諸

君子不許乃相與戒曰茲重典也榮辱人莫大於是
非是非榮辱人莫大於遠且久唯茲典信天下後世
唯茲典貴真無藉是非之權以市恩怨無苟進退人
無復是無惴惴畏人言以詘公義旣矢志於南川王
祠幾兩月而告就蓋探幽願掇散逸閱昔典撫新聞
黜所有進所無裁冗補廢諸君子實夙夜勞而熊公
定國是僕無似竊取義焉嗟夫昔人纂述動以一歲
或二三歲計茲志也簡率甚矣且僕識謏陋而學蕪
質下而不工於文姑爲後君子作朴耳直是事實據
之古今聞見褒貶公之國人尚無媿於所謂直者語

至於關一邑利害則多蹠遽之言論治教風俗人物
賢否得失則傷渾厚之體盛德雅量人必將斥且笑
之僕非不夙夜是懼第所謂號呼痛饑各鳴其情耳
采風者尚尋一省焉則是邑也或稍賴其萬一耳若
夫原我罪我以為真以為偽則非僕所敢知亦非僕
所敢恤也

臺憲約序

尺土一民郡邑長實有之亦惟郡邑長實治之使郡
邑長而公廉節愛朝夕焉惟民務是兢兢令所部蒼
生如臥衽席如含乳於慈母之懷卽二千石亦冗員

也安事監司又安事臺憲乎悠悠世態長吏不皆念
民乃設二千石以師帥之又設監司以督責之又設
臺憲以糾察之是尚可復加乎則臺憲者督監司帥
二千石俾郡邑長安厥生民者也顧導侈啟貪倡邪
誨佞走百吏以奉其欲而泰然肆於民上百吏則而
象之又何察焉余無似不足以辱士林乃聚所喬公
監察三晉自奉若寒生一介不以取與世道賴有斯
人而元軒蔣公更有同心余何敢安於不肖頃者稟
凜天言臣民共觀聽之矣願從儉質以為百吏先卽
百吏不盡率也而以無諸已者非人人尚有辭乎因

與二公共訂是約期他日不相負云

同年小集引

隆慶辛未同第於南宮者四百人今得侍同朝八人耳此八人者二十有五年才聚首又離群無蚤暮知復聚首不生人會逢其難若此乃從來不共集數月不及門卽及門僅投一名紙門者謝客客引去茲何異行道之人憶昔齒之有錄也錄及祖考錄及兄弟若妻子此同室情也且約曰願世世講茲籍無替稱甚厚矣迺吾身顧不講安所望後之人無乃薄乎非薄也蓋有四難客邸非家器用之難俸不足以給薪

水治具之難入署出謁各有冗劇暇豫之難室遠則迹疎相值之難有是四難而祖之以流連日月倦憊身心先者無人念生旋歇非薄也吾爲其易者倡之條如左易矣猶弗行則信乎其薄也已

宗約歌引

吾族人衆而貧走衣食於郊關市井間半不識字一語近文須費講說惟是俗語鄉音是其素習若惟文是尚而不問人之知不知卽三百篇首首可歌何煩余口之嘵嘵也余爲宗約詩歌極淺極明極俚極俗訛字從其訛字方言仍用方言但令入耳悅心懽欣

警悟卽差訛舛謬取笑於文人鄙野村瓮見擲於墨
士所不敢辭其稍涉文言略有典故者以示家學子
孫中間語多直遂少涵蓄蓋尊長於卑幼無所忌嫌
非敢汎及同姓之外知言君子必不罪予也已

無如引

無如若人人不屑如者也賤無如則人不屑其賤惡
無如則人不屑其惡愚無如則人不屑其愚微細無
如則人不屑其微細嗟嗟使我所不屑者真不足如
彼無如者真莫我如也則我賤之辱之詬罵而鞭笞
之殺之彼有甘心我無媿色矣設所謂無如者或能

我如甚者我不如焉是我之貴也以名制服也以力
籠絡也以智巧大也以血肉之軀至天與一粒良心
彼得我失彼真我僞彼超於形氣而我牴其性靈我
且無如而彼將不我屑矣又何能不屑彼而賤之辱
之詬罵而鞭笞之殺之耶夫彼無如者一無所如理
固宜狀猶有難如者加於我而我顧愧之伸於勢屈
於理貴於形賤於德又安知無如者服我賤之辱之
詬罵而鞭笞之殺之耶余錄無如誠欲如之而彼之
賤也惡也愚也微細也余胥忘之矣至性真懿與神
明通與天地合彼之所難如與我之所欲如者皆良

能也而又何貴賤美惡靈蠢細大之足云

楊晉菴文集序

世之病講學家者其說有二曰僞曰腐僞者行不顧
言腐者學不適用噫吾之言然而行不然是吾言世
之射的也口墜天花而試之小小設施輒不濟是吾
言世之塗羹也余爲此懼不敢以講學自任而惟以
無學自修虞城楊晉菴啟昧講學一念殷殷不啻饑
渴萬曆壬午余主文選司事啟昧以進士觀文選政
余日與相對而愛其德容曰此必有道人也遂與締
婚今三十年矣啟昧之學得之楊復所復所得之羅

近溪近溪得之顏山農而淵源則良知一派也余性
簡靜岑寂而啟昧和易恢弘接引後學猶如子弟所
至鳥履滿門其旨以本體爲根宗以解悟爲入門聞
者多扞格不了了以爲公學問不如孔子孟言切近精
實使後生小子有所持循蓋疑信者半余曰公之學
實學也有用之學也吾得之言外矣彼其家庭悖孝
友之情鄉黨成居間之美義所當予不愛千金難所
欲急不負一諾所過勸分士紳輸粟千百顧卽於所
在儲之以備大禋列社學科條以養蒙設敬老約會
以勸孝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之心懇切濃至其所口

說皆其所躬行者也僞乎不僞乎救荒一疏懶悞回
天三宮出金錢數十萬全活溝壑人不可勝紀京營
措置振刷優恤纖悉洪鉅罔不宜時官軍鼓舞感激
數月改觀出國門日三大營送者如堵都人士謂從
來所無其小試施爲俄頃建樹便足風當世憲後來
人腐乎不腐乎啟昧卽不講學已於行與事講之矣
況以斯道覺斯人又如此蓋其所得者深故其言自
不能淺非僞腐之儒假佞談以自標其門戶者也啟
昧平生事功行言悉在刻集中無一漫言無一世韻
字字胸中流出寫所自得非直言語文字之工而已

有道者一一翫味則啟昧者道學乎非道學乎始信
余言之非佞也已

行軍須知序

行軍須知刻成予召武弁而問之曰爾祖以何得官
曰以能戰得之爾何以守官曰習戰守之今封疆多
故命爾行軍往乎曰世受 國恩安得不往臨敵命
爾以戰前乎曰生死須臾安得不前爾知戰之本乎
曰不知知戰之要乎曰不知知戰之法乎曰不知嗟
嗟以三不知臨敵是率三軍而就死所也夫戰之本
莫先於恤軍戰之要莫先於奮勇戰之法莫先於相

機審勢恤軍而不教其軍不可用也勇而無法其勇不可恃也相機審勢而令不信行不果其戰不必勝也是二者須知備矣且習戎與死孰難曰死難吾教爾以不死之術乎則莫如習戎習戎莫如讀書夫七書與而難精總要詳而難悉簡而盡明而切無如須知矣爾欲無死其孰讀是書乎是書也熟不獨不死不獨守爾祖世世官將專鎮世侯樹萬里之業於是焉在夫專鎮至貴也世侯至榮也死至難也乃於讀是書不讀是書焉次之二三丁知所從事矣

胡傳是正序

春秋代天討罪之書也卑賤有罪尊貴者討之尊貴有罪無敢討之者討以刑天不能也周天子不敢也立成案定罪名討以萬世之是非雖斧鉞不及訶詆不及萬世之是非而在使既往之凶魂奸魄聞之寒心猶爲悔禍之鬼後世之賊子亂臣讀之奪氣不爲稔惡之人其權之重重於天與君何者天能禍福人而獎其善惡之實人曰天道無知某君子也禍某小人也福禍福之所與者有是非以明之則是非者贊天以操禍福之權者也君能刑賞而乖其善惡之實人曰國法無當某賢也刑某不肖也賞刑賞之所乖

者有是非以明之則是非者贊君以昭刑賞之公者也故曰是非之權大於天與君以其大於天與君者而徇愛憎之情恣行胸臆以失萬世之真是曰私是曰公論之賊天與君之所必誅者也以其大於天與君者而舞予奪之文以趨避毀譽以傷萬世之公是曰懦是曰公論之蠹亦天與君之所必誅者也昔者二雅在而周存刑賞之權在天子在天子則柄自天子操故亂賊猶有所忌而不敢肆黍離降而周亡刑賞之權在諸侯在諸侯則柄自己操故亂賊無所忌而逞春秋借天子之權以刑逞者也不任其權則非

在亂賊天下無懲創之資萬世是非之實任其權而私耶懦耶則是非在我而使百世有遺奸千古有遺恨是置此身於春秋之中而付他人以是非之口矣夫惟置其身於春秋之外而後敢作春秋春秋之時亂賊橫行周且懸命於亂賊手矣惡能刑賞孔子卑賤者也安得刑賞故天子以刑賞爲刑賞春秋以是非爲刑賞以是非爲刑賞雖代君行事而刑賞以是非則代天討罪者也代天討罪者天之天何者天之禍福未必當於善惡而春秋之褒貶不敢爽其是非天有定有未定春秋者既定之天也故曰天之天

矣猶有所徇而私有所避而懼天也君也如之何天下萬世又得以是非其是非而討之矣此孔子之春秋所以爲萬世史臣之準也

綱目是正序

余既作綱目是正間以示友人友人曰君之筆嚴於春秋矣無乃非孔氏家法乎余曰春秋之書正直而忠厚者也春秋魯史孔子魯人臣子於君父安得徑情子爲父隱臣爲君隱厚道也亦正道也至於列國諸侯亦有不徑情何者春秋紀諸侯美惡孔子者諸侯子孫時人也爲人之子孫諱其祖考直道也亦厚

道也若朱子修綱目則無所諱矣無所諱而宗孔子之所諱以爲書法無乃泥其迹失其義乎子於父母不忍言其非行道之人視吾父母他人也隣人之父母不敢正言其非行道之人視吾隣人之父母他人也吾父母與隣人之父母不敢盡言他人則盡之矣春秋言父母與隣人之父母綱目言他人者也故綱目書法不嫌於盡而書亂賊不嫌於嚴余之是綱目予善未嘗不汲汲而特嚴於亂賊非變朱子之筆法乃私淑孔子之心法也或曰綱目繼獲麟自是書出而人擬之春秋矣子是之云無乃于天下僭叛之譏

乎余曰綱目非朱子筆也蓋託其門人趙師淵幾道
爲之朱子亦不嘗徹首尾一過日耳觀其寄幾道論
綱目之書八通反覆丁寧最後一書有云所補綱目
今附還亦竟未及細看不知此書更合如何整頓云
云某衰朽殊甚次第只了禮書已無餘力全賴幾道
結果了卻亦是一事也自文公以一序冠篇遂使後
人奉若著蔡噤不敢出一語余小子沈酣此書及宋
元綱目四十餘年矣每參驗於春秋無論凡例取義
未必盡合聖經卽綱目所書未必盡合凡例中間有
關於世教略而不書者有無關於國體可以不書者

有事係綱常不可以人廢倫者有桀黷脇從不可以
槩論決者有罪坐所出不當理見獲者有舍其重而
罪所輕者有遷怒而加以無罪之罪者有劫於重大
之名而乏南史之直者有當大書而分書當分書而
大書者有當附見而特書有當特書而附見者有好
惡之過而予奪不協於中者釐之共七百七十六則
脫稿矣不敢以傳何者自有綱目以來綱目如春秋
重矣世儒不研文義之實而震於不敢非義之名又
附於信而好古之君子坤也獨倡此語卽有萬喙以
張吾軍有一人者出加以詆訛先賢變亂成法之罪

則萬喙短氣況以孤陋之獨識有倡無和而置百年
朽骨於不正一人之吻何所苦而墮此日業受千百
人彈射乎蓋言以人重綱目之重重以作者也坤萬
萬不及作者而願爲作者而在知必虛心
受善或有取於芻蕘今已矣奈何爲饒州朱季友乎
余旣焚余稿而記其大都如此若以俟千古契心之
人知契心者足重其言否也而況能爲吾重耶嗚呼

醫官劉誠菴手卷序

劉生名伋字憲思雍丘宦族也余曾與談醫於雍丘
夜分忘倦昔先慈善病余自二十讀醫今五十餘年

矣經手日者千餘卷以醫名者所見亦不減數十百
人可與言岐黃宗旨則惟有閔生逸之及劉生云劉
生持手卷索余言爲贈余不難贈劉生而難於世醫
言也夫衆技之流莫重於醫莫榮於醫莫易於爲醫
我欲爲善而無所藉手卽分人以財乎其惠易窮醫
憑一手之力司四海之命朝施一劑暮生一人終身
所活不可勝紀不亦重乎上公鉅卿未有不賜坐賜
食稱別號而迎送之門者不已榮乎乃若易爲則難
言之矣今有狂夫撻人於市不幸死焉郡邑數檢勘
法曹數駁問獄成上之天子下廷尉奉決單幾經

去偽齋文集
年而後坐之償庸醫懷嗜利之念行不學之術粗淺
陋之見侈誇張之口恣慢嘗之心卷書不携而入門
無不知之病迎醫滿座而大家爭自是之談一劑妄
投殺人反掌病家無誤傷之訟官府無刑罰之加存
大體者猶謂既已禮致難令空還酌厚薄而贈之金
終身爲醫家家歲歲所誤不知其几顧泰然無恙而
衣食賴之不已易乎昔人謂醫爲菩薩心創子手此
語悚人毛骨夫人命至重鬼神難欺迨於明刑者必
有陰譴此豈可與世醫道哉劉生輯太素脉經凡四
卷洞悉素難之旨學博而理精其用藥一稟於成法

不恣胸臆所謂其難其慎而不敢易爲醫者乃遠從
吾遊執弟子禮余患爲人師而喜爲醫人師者欲推
一副活人心腸置彼腹中耳故於其歸也而以世醫
之病相鍼砭所願虛心沉慮熟驗多經每遇同術卽
以余言相告云無造誤傷罪孽多積活命陰功則劉
生之醫醫不尤愈於醫病乎嗟嗟醫學醫家醫官醫
生 國家在在有設未嘗不重醫也有其舉之是在
得爲之人天欲躋天下於仁壽乎醫道必與劉生勉
乎哉

易廣引

道非聖人所得專也聖人亦未嘗專道亘古今盈六合瓦礫廟諭間何莫非道卦六十四爻三百八十四聖人特偶見河圖而推極之耳萬物皆有象以顯道不必圖萬物皆可指以盡道不必卦與爻也夫道人能言之人人得言之矣第恐言雜而支言邪而畔匪是則千言萬語皆前聖之所樂聞也苟發其所欲言補其所未及皆前聖之所樂取也坐井守株者見後人之翼經輒瞋目吐舌指而罪之曰擬經曰僭聖鳴鼓而聲其罪俾不容於天地間是聖人不專道而學者爲之專也聖人與進人而學者爲之攻也山林

之木工輪用爲巨室而輪輿舟楫之工禁以入山百川之水神禹用爲溝洫而桔槔汲挹之人禁毋取水可乎若斬木爲禦激水病隣斯禁之矣夫談道者不至於爲禦而病隣其人皆吾徒其言皆吾心也何可罪也守藏者之於所守也期保故物不敢一毫加損賈人之子其父子之貲惟便歲倍之百之固愈益喜也道之無窮也猶貨財也學者倍之百之而不喪本實聖人而罪之哉非聖人矣奈之何但爲聖人守藏吏也夫龍馬出圖天地之一見也則爲之卦伏羲之一見也卦之爲吉凶文王之一見也爻之指事周公

之一見也在天地爲偶然呈象不足以盡造物之秘
在四聖爲因象見道不足以盡萬物之理而謂圖外
無象數則洛書贅書也易外無道則經史贅談也假
設群千古之聖人同日而試之易其卦之吉凶爻之
事物豈能盡同耶此無他理一而象數萬也卦與爻
所謂萬者也惡能同又惡可以有限道也而無容贅
一辭哉易固有之其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用知
夫易之有百家也聖人之流派也非聖人之所禁也

老實會約序

挑垆居民爲里社之會吾兄與焉命余爲會名余名

之曰老實人曰淺之乎其爲義也余曰天地萬物之
道盡之矣今之人美宮室飾車馬闕席筵工器用華
衣服喜笑罵必如是始欣然快意焉此少年氣也非
老也虛文盛而失真禮節煩而多事忘本分而不安
慕豪華而相效供財於耳目勞心於門面此夸鄙風
也非實也夫存心老實則心有餘閑持身老實則身
有餘樂治家老實則家有餘財處人老實則人有餘
愛幹事老實則事有餘稔是故五穀必老實然後可
食材木必老實然後可用是會也崇真尚朴務質守
儉以此而居鄉則人情厚以此而奉祀則鬼神享諸

君勉之

孝和會約序

市井負販之徒可以等王公者惟其為人耳是以聖人不輕匹夫孫節等藝人也以三二金之資走於市日規利十一焉暮而歸對妻子有饑色顧有羨息哉乃惟老親之後事是憂相與會錢以待其費計一歲所積若何親先終者先給不足則盡數給彼此無論也且一家喪一會為之縗奔走當孝子之半君子曰孝矣哉而與眾別和者也是未可以市井人輕之也先是余家有宗約曰孝睦講善也孫節曰節等既為

君子與矣即一行媿恐為君子辱願受約立於講外余進之與孝義會人等又字之又序其事蓋嘉善之意云

呂氏宗約序

今夫父子兄弟居同室嬰同庖聚則相親離則相愛諱非成美救惡長善恐相陷於不義以干刑辟以貽鄰隣親識笑此一家至情也自兄弟分而後各自為家矣各子其子各孫其孫以至子孫又各子孫其子孫而後為數百家矣乃有離心構怨如其所樂而惟禍之相幸甚則黨異族以自戕其本支吁薄矣他日

稱諸人又未嘗不曰某與某一家也嗟夫所謂一家者顧如此哉此無他名分徒存而情不相洽故也夫人相與莫病於不洽以油狀之情而徒繫之以不關休戚之名分燕楚之人偶同寮案論心惜別無異同胞彼何名分也女兄弟相與十六七年適人者思在室者泣若不可以須臾離久則但相與耳久則見而喜不見亦不相懷久則離間者得以行其言久則厭相與久則讐或勸之曰汝昔同胞也女兄弟亦自知之曰我昔同胞也朕而無損於怨何也油狀之情加以日隔之疎入以讒譖之言以堅其不可解之隙區

區稱兄謂弟固無補也離合之際可畏哉大抵人之情日相與則親親則信信則物莫能間雖異姓亦朕日相隔則疎疎則疑疑則隙日以開雖同姓亦朕我家寧陵纔八世有白頭不相識者幸而不讐名一家乃其情則大不稱也昔先二三君子恥之乃倡約歲二十四會宗人修祀事講宗法睦族情行之數年同姓戚戚朕親矣繼而倡者捐館事尋廢後十年亡兄伯符成先志希湯翼之而坤作宗約以備其法以久其事嗟我宗人昔所謂同室同爨人也百世宗盟又非若女兄弟行也其尚以情稱名無爲燕楚之人所

笑哉

敘呂氏祠塋志

祠以奉神魂坐以藏體魄皆祖宗所以寄沒於不沒者也皆子孫所以見不沒於沒者也夫水有源塞其源則流絕木有本伐其本則枝枯祖宗者子孫之本源也而昏眊焉忽之常事弗舉苟且焉文之精意不孚視神主一設木視丘墓一杯土耳本源是棄後何以倡無論孝子慈孫雨霜怵惕之感情所難遏而吾身所自出薄若秋葉冷若餘灰祔塵丘圯與滅子絕孫何異乃美爾車裘華爾宮室懽樂爾妻子良心近

死禽耳獸耳且賤卒貧家歲未嘗不數具酒食以宴親友勸醉勸飽竭力盡懽乃歲時生忌祠墓前一設牲醴焉仍可以樂妻孥燕親友何所勞費乃視祖宗不若親友是尚得齒於人群乎是尚可笑談自若立於天地之間乎余故言之媿子孫之厚於身而薄於祖者嗟夫五鼎羅列不能起父母歟一羹三醴奠酌不能強父母嘗一灑升降祠前徘徊墓側恨不一聲慟哭徹於九原今昔之感悔不欲生則養道之不修也疎略於家常因循於習俗玩愒其可懼之年也故與其承敬於無形不若承懽於眼見與其傷心於今

日不如盡心於當時余故切言之以悟子孫之厚於祭而薄於養者

鵠史序

人之爲善莫大於有所倡君子之勸善莫大於賞倡人者十人舞於趙而武靈王顧一人則九人者媿矣踰年而舞王莫知所顧是一人者九人之倡也趙王賞以一顧而趙庭皆善舞況稱之乎況予之乎是故惟君子不待賞而勸不以不賞而沮衆人者爲善於賞者也賞之所及則所賞者終其身不敢爲賞辱賞之所不及則雖不欲賞而以不見賞爲恥是賞一事

非以一事也賞一人非以一人也是故賞善不在大賞小則人皆曰善無微而不錄賞善不在賢賞愚則人皆曰善雖愚而不棄賞善不在明賞幽則人皆曰善無隱而不知吾賞其小者愚者幽者以爲大者賢者明者憇以爲未必大未必賢未必明者勸此胥善之道也或曰賞可繼乎曰欲以賞爲倡必先重其所賞公庭之上而賞一言此人之至榮也是賞也取之於我而無窮者也其大者錄之其尤大者旌之稱諸鄉邑傳之子孫曰某也會錄於善史會旌於宗祠卽千金何足多焉是故重其所賞者舉目而人以爲重

輕不重其所賞者予千金而人不勸是故賞善欲真
賞善欲慎賞善欲一舉而可以爲衆人倡

鶚史序

鶚史何紀惡也惡何以紀懼之也自法網疎而後惡
者肆於無所懼由是橫逞逆施人莫敢何非不罹於
刑也朕而幸者常十五故聖人憂之而著爲史以濟
其刑之所不及嗟夫自刑人以史而濟惡者之術始
窮矣今有犯刑者見其識舊之人猶可以自解曰余
不辜也上之人誣我識舊者亦爲之解曰汝不辜也
上之人實誣汝久則事隨時遠衆論旣息猶可陽朕

自得也至於爲一不善公朕在人而有攻之者輒艱朕
怒惡朕慚一日面斥於數十人之前祖考在上父兄
在旁子孫在下俯伏而受之執卷而錄之曰某也某
日爲某事汗流而赤噤莫敢出一語則環視大地間
無逃身處矣是史之權重於鈇鉞史錄其過重於爲
鈇鉞所加約豈可無史耶夫守祖宗之約而錄有罪
情之所不敢徇也以紀惡之書而錄一名辱之所不
可當也惟予無赦惟予無犯凡我宗人其尚夙夜祗
慎哉

經書斷取引

斷取者斷本章而取他義也河有定流吾取以灌園
則南北東西無所決而不可木有定體吾取以爲器
則榱桷梁棟無所截而不宜非矯拂也理本無執用
各有當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詩言敬也而大學
言止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書言推家於國也孔
子以家爲國言何嘗有定惟其理而已余讀六經每
觸類而通其似焉隨事引用久而成帙守株者以爲
離經畔道非其指歸吾不敢謂其無稽則明於窮經
而闇於引經者也窮經者因聖言而探其心繭絲牛
毛逼真矣而猶懼其疑似引經者借聖言而廣其義

海闊天空破界矣而猶懼其拘泥故能窮經則理精
能引經則理暢君子觀於引經而後知一貫之道也
已

註刻陰符經題辭

陰符經必非黃帝語狀亦非漢唐以後人所爲其言
洞造化精微極天人蘊奧與帝王得之以御世老氏得
之以養身兵家得之以制勝術家得之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縱橫家得之以股掌人群低昂時變自有陰
符以來註者不啻百家要之不出三見曰儒曰道曰
禪倚於一則三見皆邊也夫玄金在鎔萬物可鑄謂

秤鍾是鐵則可謂鐵是秤鍾則不可是書也譬江河
之水惟人所挹其挹也惟人所用經深矣而解之者
又深則道愈晦夫道無淺深惟得其深者能淺挹水
者挹之波而與挹之九淵之下無兩般也何必索隱
探玄而後入理窟哉余註此經無所倚着不儒不道
不禪亦儒亦道亦禪而總歸之淺非有意於淺言淺
卽言深也倘讀者謂余遺深則又有以深言註深註
者而陰符愈不可解矣又烏取一十七百則陳爛葛
藤哉

四禮疑序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吾聞之子思子云此非虞夏事
也朕有深意焉人情樂放縱而喜事惡檢束之苦身
使不綢繆於禮法之中亦必繁靡於耳目之玩聖人
曰與其繁而放縱以流於惡也不若繁而檢束以防
其肆此禮所由作也此作禮者所以委曲周至不厭
纖屑也吾又有聞焉曰大禮必易大樂必簡曰易則
易知簡則易從曰敦厚以崇禮曰忠信之人可以學
禮是禮也者枝葉忠信而後世之禮則忠信之賊也
禮稱情則人以禮觀忠信而真者因以達其心禮掩
情則人以禮爲忠信而僞者藉以售其詐彼節文習

去偽齋文集
孰者其態近情且將襲忠信而奪之又安事忠信爲
哉噫禮作而忠信亡不若禮亡而忠信無所辨人不
得不勉而爲忠信耳本以檢人情而至於亡忠信則
制禮者之過也我觀儀禮十七篇每喜其節文詳密
足以檢人情又哀其儀度繁靡足以亡忠信曰始爲
儀禮者誰其周後進之君子乎記禮者誰其漢儒好
禮之君子乎禮煩則亂文勝滅質上嘉者悲之夫聖
人制作廣大易直精實切近觀於易詩書春秋而意
指大可見矣是禮也所從來甚久而崇尚甚隆豈不
知一言出而彈射者徧天下後世哉禮之檢人情者

吾不敢不尊之以爲世道衛禮之亡忠信者吾不敢
不辨之以爲世道防且自有儀禮以來世之率由者
海內鮮其人焉曠世鮮其人焉視爲鼎彝寶玩之而
弗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自絕於天
下後世耳艱澁簡奧宿儒窮年講之而不精細微曲
折學士終身由之而不熟器數文物有力者加意辨
之而始備以責之淺學之士嘗談之爲貧無力者之
家雖欲行禮得乎則不易不簡難知難從之故也是
好禮者之過也不揣愚庸嘗就朱元晦家禮所輯錄
者作四禮疑共十三篇世未盡用故弗辨及嗚呼研

精殫思準今斟古不斂坤可謂苦心矣罪我者不患
無辭世豈無知我者乎吾無所願願聖人復起而已

四禮翼序

四禮者何人道之始終也翼四禮者何濟四禮之所
未備也冠祭一朝禮耳昏禮自納采而親迎也六日
禮耳喪自含斂奠食以至於葬而反哭也小祥大祥
而禫也二十五月禮耳百年之身斯須之教欲以約
其積習之慢肆而納之繩檢之中俾其終身持循借
之大道甚難是故教無所豫斯須何有教無所繼斯
須何有翼也者豫於四禮之先而繼於四禮之後者

也自少至老持循以終身者也先王之立教也教以
終身君子之循禮也循以終身四禮者特於人道始
終之大節而隆重之以示天經以章人紀云爾非謂
兢兢於四禮之修而四禮之暇任其縱恣而莫之檢
也隆慶辛未先慈告終讀禮之餘追平生疎節成今
日遺恨遂以一得愚作四禮翼冠翼二前養蒙後成
人昏翼二前女教後婦德喪翼二前侍疾後修墓祭
翼二前事生後睦族俾童而習之白首而安之斃而
後已茲非體四禮以終身者乎世之君子倘采余之
一得擴爲無窮之得鑒余之百悔求免事後之悔其

於世教不無小補矣

交泰韻序

余少從聖師遊讀半邊字長而恥之積韻家書無慮數十浩浩茫茫未知所入也萬曆甲戌得同年雷侍御慕菴而問之侍御日日談余醒醒聽竟不了了侍御曰此等子音也須熟讀括歌月餘舌與俱化自可得聲余畏難而止癸未告沐三年林臥恍若有得丙戌春遊京國聞天寧上座慕泐者精聲律往叩之渠詭詭自負曰難言難言余曰第言之安知無可言者渠云公舉似余舉一歌字曰此用何切渠調之曰此

係見母喉音居何切居經堅歌余曰韻是居何矣而餘疑焉喉音見母當是宮清而韻謂角清居群母當是羽清韻亦謂見母角清居當是君消而韻謂經堅歌經堅而何與掀且歌陰平而何陽平胡以相切耶渠曰相沿如此莫知其狀公欲何切余曰宜格阿切渠思之色喜曰極是格亦見母喉音而居猶近羽居不如格若阿則經堅矣極是余又舉直貞二字曰此切何字渠調之曰此係澄母齒音直陳塵稱余曰非也汝不誤而韻誤也韻切呈直本質母寧年韻讀爲澄母陳塵也澄母則入遲矣人有遲音乎渠云公切

去偽齋文集
何字余曰如韻直貞當切征若欲切呈非持盈不可持
亦澄母盈是陽平不更切乎渠大噱應聲曰更是更
是問公是何法門余曰我無法門信口便是法門問
公何師余曰婦人孺子皆吾師也因與談陰陽竟日
渠慙朕曰平生苦心三十年自謂深得七音三十六
母之精十三門十六攝之妙而公更簡徑明切我學
非耶曰汝學非非而韻學諸家相沿祖沈而莫敢異
轉相羽翼互衍宗牒則非矣我且直之夫聲出於天
而字從之率朕自朕人無毫與我天聲汝人聲也我
求近而汝求諸遠我取易而汝取諸難也我索一而汝

索諸萬我得之不思而汝得之熟誦也我重陰陽而
汝不論陰陽我反切分平上去入而汝不問平上去
入也安得同問亦有同乎曰不同非天也與汝談百
慮耳而致則一汝之七音三十六母十三門十六攝
皆余所不問而自相脗符者也不爾則歌呈兩字汝
不我朕矣安得不同余自是欲筆以成書顧宦冗未
能丁酉歸來病又未能垂朕老矣癸卯夏檢一字數
日不得觸我宿心煜煜不可終日溽暑挑燈夜分擲
管家人曰病矣盍息諸余口惟病乃不息愈病愈不
息也我亡而此道亦亡幸一息存畢此管蠡蓋自五

月至八月而凡例總目始脫稿矣全書雖不具而無一體不括凡例中無一字出於總目外觀者持此以衡諸家而心目自豁然矣韻名交泰上下呼應也義在例中茲不贅及

儀禮

唐賈公彥疏儀禮序云周禮儀禮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不知何所考據不自覺其言之誕也周禮見於經傳儀禮一書孔子孟未嘗出諸口孔子云立於禮又云詩書執禮云吾學周禮此必宗廟會同聘問慶弔征伐燕享錫予封拜辭

命誥戒正大宏遠之規模鉅典鴻猷之制作豈度數儀文動容周旋瑣屑煩猥是亟亟哉況周公當攝政之時正創業之際值殷紂之後事幼沖之君計安天下整頓乾坤大綱萬目無限焦勞繼日待旦多少勤渠且遜膚襟懷東征樵悴有何閑暇心緒作此細微曲折米鹽碎事哉且儀禮皆士而無王侯豈王侯不冠昏喪祭耶或曰儀禮文章簡古邃奧非秦漢以後之文曰文誠古矣有一代之文有一人之文二典三謨平正通達唐虞之文也乃商周之書儘有艱澁竒恠不可以讀者蓋一種之書一人之筆不可以世代

論古今也或曰禮儀三百此書是已威儀三千二戴是已曰吾不敢謂儀禮非古書而不敢謂爲周公書夫信而好古後學自當虚心乃後世僞妄之言託古聖名賢以行於世者不少也況漢初購書動以千金寧無貪妄儒生竄手於其間乎不朕亦後進於禮樂者所爲也故信書者當信禮

吾廬放言序

放言者不能不放且一無所放者也太阿公幼服先公之訓以磨堯堅爲師程諸所欲言者一字不敢出諸口卽理所當言亦恪守謹而不放四字侍長者坐

如尸聽而不僂嘗醒之曰默者偏曲之學也吾非教爾曹終默口無擇言者其人甚難有侍而放則言滿天下無口過矣太阿登進士服官外吏幸無言責狀事上御下處僚決獄未嘗不終日言顧有所鬱闕亦未嘗矢口縱一言正語外剩一句不得何也心無所放雖謂之無言可也萬曆辛亥公歸自宜歛暫得息機身栖吾廬之中心涵六合之外天地萬物皆吾度內萬象森然具足天機自流其欲放也克滿盈溢若潮漲川壅抑之而不可遏其旣放也泓泐瀆澆若千里懸流四達而不可窮其言曰但願空諸所有不可

實諸所無此吾人斷際之學也夫盈天地間物皆爲
實相無論有知如鳥獸昆蟲卽草木瓦礫皆吾一體
孰能空之使不吾與而況經綸事業正欲使萬物各
得其所而忍使之不吾與哉噫衆人之乖刺萬物了
不相關正以塞破兩間者皆吾身礙也苟見於性體
本空剖破藩籬廓狀無礙性中原無我字安得有他
無我無他形色渾化而後真性流行不分不合融爲
一吾且無同異之可言又何痛癢之不相關哉空諸
所有是謂妙有總是一真無障礙大法界性也其放
言也如是非放之則彌六合乎狀而未嘗放也其言

曰守謙曰戒慎曰闇狀曰程朱其用功持念又入於
精微靜定之中毫不敢肆余讀而起敬曰公何嘗放
哉其貫三極塞兩間者見性也藏於密斂於獨者亦
見性也雖謂公之言一無所放可也無放無不放非
天下之至言不足以與此孰謂公不得之無言也哉

趙乾所心政錄序

呂叔簡曰心與政非二也純王之政必自純王之心
發之純王之心又自學問之功養之不由學問則識
見不精無以辨其向往之途不由學問則涵養不粹
無以堅其究竟之力蓋天德王道相須之嚴也如此

而其要在無私無私故靜專動直常伸萬物之上敢行不顧而無所屈撓惟有道者能之真寧趙乾所毅狀大丈夫也一介不取之廉三公不易之介萬人吾往之勇平生節槩崢嶸其令滕也值歲凶民貧逃流不復蓋勢豪奸宄廣腴田而脫重賦貧愚代之征輸也非均田莫由蘇前令相沿第曰毋動公申請於院道皆有難色公毅狀任之不待報單騎裹餼露宿冒烈日中嚴欺隱之刑重朋奸之罪必告訐之賞寬自首之罰三閱月而竣事四境懽聲若雷而有力者始賄賄造讒構當是時乾所以均田爲去就上官以公

道爲天日含沙者竟不行而滕自是享百年之利矣諸興革皆類是自俸薪外纖毫不衣食於滕一切公羨除公所營建一新外仍糴粟十二萬買牛千頭以業貧民葉少宰臺山過其境大驚喜曰江南無此風景茲非海內民牧第一乎補吏部考功司主事見公卿僚友空手長揖不能以尺布爲羔鴈在部四年書帛謝絕一介不入其門四司吏滿一考項缺項手動以三千計賄賂公行堂司畏其蜚語竟不誰何公一切裁以法甚者答革恃無可謗也而卒以謗爲張給諫所劾公奏辨連及二三僚友疏下考功大夫欲直

之而勢不可奪爲引疾去而公竟削籍歸矣朝野莫
不寃之公歸四載而食貧敝衣草帽跨蹇扶犁恬如
也或曰公自爲令爲稽勲十年如一日猶狀敝廬而
廉直之聲滿天地殆天賦與余曰固也公學問之功
尤所砥礪南司寇李克菴公倡明理學於三秦橫渠
之後一人余辛未同志兄弟也又爲令同冀又得侍
同朝者十餘年日暮談心講修德業乾所其及門高
弟也克菴每告之曰隨事點檢便是回生起死之方
乾所每服膺之與吉趙兩生日相磋礪作二生交砭
錄嘗自憤曰學問須隨處提醒拋却舊日氣習從新
做一番人家務上撐天下拄地旁羅四海當果決處
如大將斬賊一刀兩斷方是真男子是心也發強剛
毅之心也任重道遠之學也以故在滕則勢力不能
奪在吏部則俗調不能染孔子所謂無慾故剛仁者
必勇乾所之政乾所之心爲之乾所之心乾所之學
養之讀心政錄略而知乾所剛大直方之氣固天植
其衷而師友交修亦其終身得在處耳

五
休
務
在
集
卷



